南華真經循本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禍八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辯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石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

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今古也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
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
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
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
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

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僻）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
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
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
多固作事不資籍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
爲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
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
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
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
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歛約己分極於
○

不可分不可爲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與欐同)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

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反行若拘執爾之志以為其貴其賤則與道蹇澁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為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繇繇乎與孟子所謂由由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
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隷門隷者趨利
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
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
爲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
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
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
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
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歛約己分極於

不可分不可為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踐也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平聲）吾跳

梁乎井榦音寒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

○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

驚往而倉皇之貌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聲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區遮切張口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上聲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倏)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
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知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
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
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
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
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
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
特故問我耳令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
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

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

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墟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无）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崐崘之墟崐崘者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崐崘有五城十二樓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爲牆牆即柳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
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
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
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
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
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摶遂言死生猶晝夜
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
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
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

人之死而覩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切)然有形撽(音叫)以馬棰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去聲)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呶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句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下有顧謂弟子百豐字曰

○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過養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𢇍當作斷與絕同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徒兗切則為陵舃陵舃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懽以爲汝未嘗死我未嘗生則安知汝不爲養而我不爲懽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摭其可解者趨古文絶字地至於水則絶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爲䵷蠙之衣䵷蠙之衣水舄也生於水者爲水舄即詩所謂言采其蕢䵷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即詩所謂芣苡俗

○

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蠛○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湘[illegible]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崦多人家每歲[illegible]春鷂鶉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西[illegible]以為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illegible]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illegible]為也

[illegible]九 ★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焉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爲狗馬業盡又變爲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爲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爲方生之

○人已死之人爲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録張○
横渠説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
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
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爲明白若如釋氏説
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
滅纒來纒去何有了期成廿　造化　筆談
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十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無以爲猶論語曰無以爲也言無用如此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令能更生則又具此精矣與我此生者天也我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遌觸也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凝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善淵者也）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投也）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篲也 掃帚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乎其中央者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腞(音篆)盾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腞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雜羽之文

於盾上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於代切詒吐代切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不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中去聲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敕引切）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蠪音聾赤駮蚍蜉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音響）景（音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傍去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齊讀與臍同左傳噬臍亦作齊水漩入處如臍也汨水滾出處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鐻鐘鼓之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曲持也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耕於野也事君不遇世賓擯同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音烏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竅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楇十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稱十一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
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
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
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奮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奮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倘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强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

○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
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損執不爲
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
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雩（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
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
與布貨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
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泠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切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

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去聲）長（上聲）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正緳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猶犁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祿寵隆非不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

已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鷾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

鐘鼓曰鑿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爲
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去聲)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爲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有天所爲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

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來者翼廣光去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飛得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罵之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藺且音徂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